

尙書斟證

王叔岷

昔年讀尙書，時有箋識，草率凌亂，未及疏理。既而吾友屈翼鵬教授尙書釋義問世，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四十五年八月出版。）中外學人，莫不推重。釋義篇第，據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。惟孫疏以綴輯之泰誓列入正文，屈書則剔出之，以入於附錄一之尙書逸文中。（見釋義凡例。）茲稿篇第，一依屈書。斟證諸說，則屈書所略而不論；或釋而未盡者也。補輯逸文及斟證僞古文，並列爲附錄，亦準屈書之例。

虞夏書

堯典

曰放勳。

釋文：『馬云：「放勳，堯名。」皇甫謐同。一云：「放勳，堯字。」』案治要引勳作勛，注：『勛，功也。』（今本僞孔傳勳作勳。）勳，古文勳。僞古文大禹謨：『其克有勳。』書鈔十八引勳作勛，亦同例。藝文類聚十一引〔皇甫謐〕帝王世紀、敦煌本唐虞世南帝王略論並以放勳爲堯名。金樓子興王篇以爲堯字。

敬授人時。

案中論曆數篇、玉燭寶典序、北堂書鈔十二、十七引入並作民。劉子九流篇亦云：『敬授民時。』作民是故書。

平秩南訛。

案玉燭寶典五引訛作僞，十二引作譌。疑作僞是故書，僞，古爲字。

否德忝帝位。

案『否德』猶『鄙德』。釋文：『否，又音鄙。』是也。史記五帝本紀正作鄙。淮南子人閒篇：『善鄙同。誹譽在俗。』（今本同上衍不字，王念孫雜志有說。）

文子微明篇鄙作否。亦否、鄙通用之證。

納于大麓，

案論衡正說篇引納作入，史記同。

舜讓于德，弗嗣。

案史記『弗嗣』作『不懌』。集解：『徐廣曰：今文尙書作「不怡」，「怡」，懌也。』索隱：『古文作「不嗣」，「今文作「不怡」，「怡」猶懌也。』嗣乃怡之借字，義與懌同。五帝本紀之『不懌』，正以詁堯典之『弗嗣』也。

東巡守，至于岱宗，……

案論衡書虛篇：『堯典之篇：舜巡狩，東至岱宗，南至霍山，西至太華，北至恆山。』（守、狩古通，白虎通巡狩篇引守亦作狩。）書鈔一一二引下文『協時、月，正日；同律、度、量、衡。』玉燭寶典五引下文『五月，南巡守，至于南岳，如岱禮。』亦並以爲堯典之文。咸存尙書之舊，足證僞古文舜典之妄。

惟刑之恤哉！

案書鈔四三引恤作卹，存古本之舊。盤庚：『永敬大恤』，多士：『罔不明德恤祀。』敦煌本恤並作卹，與此同例。

流共工于幽洲。

案淮南子脩務篇、大戴禮五帝德篇洲並作州。

殛鯀于羽山。

案左昭七年傳：『昔堯殛鯀於羽山』，釋文：『殛，本作極。』殛、極古通，極猶困也。楚辭天問：『永遏在羽山。』遏、極義近。路史後紀十三：『書：「殛于羽山。」殛者，致之死地而不返云爾。』是也。敦煌本唐虞世南帝王略論：『鯀治洪水九年，其功不成，堯放之於羽山。』以殛爲放，其義亦近。

帝乃殂落。

案重刊宋本孟子萬章篇、治要引此並作『放助乃殂落。』殂、徂古通，唐石經孟子亦作殂。

四海遏密八音。

案密借爲謚，說文：『謚，一曰無聲也。』

惇德允元。

偽孔傳：『敦，厚也。』案治要引惇作敦，與偽孔傳合。惇、敦正、假字，說文：『惇，厚也。』

惟時懋哉！

案書鈔十八引懋作楸，偽古文大禹謨：『予懋乃德。』仲虺之誥：『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賞。』畢命：『惟公懋德。』亦並引作楸。蓋古本如此。懋、楸正、假字。說文：『懋，勉也。』

黎民阻飢。

案書鈔五一引阻作徂，古通。

播時百穀。

案爾雅釋詁：『時，是也。』『播時百穀』者，『播是百穀』也。書鈔引時正作是。

五品不遜。

偽孔傳：『遜，順也。』案淮南子人間篇作『五品不愼。』（莊達吉校云：御覽愼作順。）愼亦順也。

皐陶謨

案書鈔四三、治要引皐陶並作咎繇，蓋古本如此。偽古文大禹謨：『帝曰：皐陶！』『皐陶曰，』治要亦並引作咎繇。

能哲而惠，

案能、而互文，而猶能也。史記夏本紀作『能知能惠，』是其證。

無教逸欲有邦。

案教當作敢，字之誤也。『無敢』猶『不敢』，周書無逸：『不敢荒寧。』卽其例。敢，古文作敢，與教形近；敦煌本古文尙書敢多作敦（無逸之『不敢』，卽作敦）敦與教形尤近，故易亂也。今本史記敢亦誤教，日本古寫本不誤。

朕言惠可底行？

案左襄二十六年傳：『寺人惠牆伊戾，』孔穎達正義引服虔曰：『惠、伊皆發聲。』竊疑此文惠爲語助，史記作『吾言底可行乎？』無惠字。語助，故可略之。（偽

孔傳釋惠爲順，恐非。）

隨山刊木。

釋義云：『刊，史記、說文並作桼。說文云：桼，槎識也。』案淮南子脩務篇刊亦作桼，古通。路史後紀十二：『行山表木。』桼亦表也。

在治忽。

王引之云：『忽讀爲滑。滑，亂也。』在治滑，」謂「察治亂」也。滑、忽古同聲相通，史記正作滑。』案史記作『來始滑。』『來始』乃『采治』之誤，采亦借爲在，爾雅釋詁：『在，察也。』史記索隱：『古文尙書作「在治忽；」今文作「采政忽。」』竊疑今文本作『采治忽，』亦謂『察治亂』也。唐人避高宗諱，以政代治耳。淮南子汜論篇：『禹之時，以五音聽治。』初學記十六、白帖六二引治並作政。與此同例。

明庶以功。

阮元校勘記云：『庶，古本作試。』案庶借爲度，與試義近。周書無逸：『以庶邦惟正之供，』敦煌本庶作度，莊子應帝王篇：『以已出經式義，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！』陳碧虛闕誤引張君房本度作庶，並庶、度通用之證。（昔年撰莊子校釋，疑度爲庶之誤，未審。）

無若丹朱傲，

案治要引傲作慕，慕、傲正、假字。

傲虐是作，

阮元云：『岳本傲作敖。』案書鈔四一引此亦作敖。僞孔傳釋傲爲『傲戲，』則當以作敖爲正。廣雅釋詁：『敖，戲也。』

乃賡載歌曰，

案敦煌本帝王略論歌作哥，下同。哥，古歌字。

禹貢

大野既豬，

案書鈔四引作『大埜既豬。』敦煌古文本野亦作埜。埜乃壄之省。壄，古文野。豬、豬古、今字，下文『彭蠡既豬，』論衡書虛篇亦作豬。

甘誓

有扈氏威侮五行，

阮元云：『古本威作畏。』案威、畏古通，本書習見。威當借爲猥，畏、猥古亦通用，莊子庚桑楚篇：『以北居畏壘之山。』釋文：『畏，本又作猥。』卽其證。

僞古文泰誓下：『今商王受狎侮五常。』『猥侮』猶『狎侮』也。

又案書鈔二一引『五行』作『五常。』『五常』亦謂『五行』，莊子天運篇：『天有六極五常。』成玄英疏：『五常謂五行。』卽其例。

商書

盤庚

惟汝自生毒。

案書鈔十八引生作求。

相時憮民，猶胥顧于箴言。

王引之云：『憮，說文引作𢇛。』案敦煌本憮作𢇛，蓋𢇛之變；又猶作猷，下同。

書鈔一百引猶作由，猶、猷、由，古並通用。

各恭爾事，

案敦煌本恭作龔，下文『顓越不恭，』無逸：『嚴恭寅畏，』僞古文說命上：『恭默思道，』敦煌本恭皆作龔。牧誓：『惟恭行天之罰。』治要引恭作龔，存古本之舊。

嗚呼！古我前后，

案敦煌本『嗚呼』作『烏序』，凡『嗚呼』字敦煌本多如此作，書鈔、治要引書亦同。

古我先后，

案敦煌本后作王，上下文並作『古我先王。』

茲予有亂政同位，

案有猶其也，（本篇上文『民不適有居。』有亦與其同義，吳昌瑩經詞衍釋三有說。）亂借爲率，（本書多借亂爲率，述聞四有說。）政與正同。『茲予有亂政同位，』猶言『茲予其率正同位。』商書微子：『殷其弗或亂正四方。』亂亦率

之借字。敦煌本率多作率，周書無逸：『乃變亂先王之正刑。』敦煌本亂作率，亦亂、率通用之證。

無遺育，無俾易種于茲新邑。

案史記伍子胥列傳引作『俾無遺育，無使易種于茲邑。』上文『予若顓懷茲新邑，敦煌本新字補在茲字下旁，或原本亦無新字。

將多于前功，

釋義云：『多猶大也。』案『將多』複語，將亦大也。爾雅釋詁、方言一並云：『將，大也。』

高宗彤日

越有雉雉。

案漢書外戚傳下引越作粵，古通。微子：『越至于今。』敦煌本亦作粵。

惟先格王，

案漢書外戚傳上引格作假，古通。周書君奭：『格于皇天，』『格于上帝，』史記燕世家格並作假，卽其比。

微子

我祖底遂陳于上。

案敦煌本遂作遘，下文『殷遂喪，』遂亦作遘。遘乃逋之變，說文：『𨾏，古文遂。』

周書

牧誓

釋義云：『牧，說文作毋。』案玉篇亦作毋，云：『古文尙書作毋。』敦煌本作梅，梅與毋、埤同。長沙仰天湖戰國楚簡九有『一攷』字。饒宗頤先生箋證云：『「一攷」殆卽「一枚。」』是也。攷、枚同字，猶毋、埤、梅同字矣。

古人有言曰，

案治要引此無曰字，疑涉上文『王曰』而衍。史記周本紀亦無曰字。

惟家之索。

案焦氏易林六注引惟作爲，義同。僞古文說命下：『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、

舜。』朱熹孟子萬章篇集注引惟作爲，卽其比。

昏弃厥遺王父母弟，不廸。

釋義云：『此語史記周本紀說爲「昏棄其家國，遺其王父母弟不用。」似「厥遺」二字之間，當有「家國」二字。然漢石經「厥遺」二字連文，是知史記之說，乃太史公解釋之語，非本有「家國」二字也。』案此文疑本作『昏弃厥家邦，厥遺王父母弟，不廸。』今本脫『厥家邦』三字，史記諱邦爲國。『厥遺』之厥，義與且同。『厥遺王父母弟，』謂『且遺王父母弟』也。

俾暴虐于百姓，

案治要引『百姓』上有爾字。

洪範

案論衡感虛篇、潛夫論卜列篇、淮南子脩務篇高誘注引洪並作鴻，史記宋世家同。蓋古本如此。

鯀則殛死，

案則猶旣也。

容作聖。

釋義云：『容，尙書大傳作容，乃容之誤。容、容同字。〔吳汝綸〕尙書故說。』

案書鈔一五三引容亦作容，容亦容之誤，蓋世人多見容，少見容，故致誤耳。

無偏無陂，

案書鈔三七引陂作頗，存古本之舊。潛夫論釋難篇亦作頗。

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；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。

案墨子兼愛下引作『王道蕩蕩，不偏不黨；王道平平，不黨不偏。』無猶不也。

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贊引此作『不偏不黨，王道蕩蕩；不黨不偏，王道便便。』

集解引徐廣曰：『便，一作辨。』平、便、辨，古並通用。

曰豫，恒煥若。

釋文：『豫，徐音舒。』孔疏云：『鄭、王本豫作舒。』案論衡寒溫篇、書鈔十五引豫並作舒，史記宋世家同。豫、舒古通，史記五帝本紀：『貴而不舒。』大戴禮五帝德篇舒作豫，亦其比。

曰蒙，恆風若。

案書鈔引蒙作霧。

俊民用章，

案書鈔十一引俊作峻，存古本之舊。多士：『俊民甸四方。』君奭：『明我俊民。』僞古文說命下：『旁招俊乂。』敦煌本俊皆作峻。

月之從星，則以風雨。

案論衡感虛篇引以作有，義同。

金縢

公乃自以爲功，

釋義云：『功，事也。史記說功爲質，謂周公以身爲質也。亦通。』案爾雅釋詁：『功、質，成也。』功、質並訓成，則功亦可訓質矣。史記魯世家說功爲質，是也。

爲三壇同墠。

案史記魯世家爲作設。論衡死僞篇作『設三壇同一墠。』

植璧秉珪，乃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

案史記珪作圭，告下有于字。論衡珪亦作圭，告下有焉字。珪，古文圭。焉猶于也。竊疑此文告下本有焉字，史記說焉爲于，正得其義。今本蓋淺人所刪耳。

史乃冊祝曰，

案論衡曰上有辭字。

是有丕子之責于天，

釋義云：『丕，史記作負。負，荷也。猶保也。』案史記索隱引鄭玄曰：『丕讀曰負。』是也。丕、負古通，莊子大宗師篇：『墟坏得之，以襲崑崙。』釋文：『墟坏，崔（譔）作邳；淮南作欽負。』（今本淮南子覽冥篇、齊俗篇並作鉗且，誤。）坏、邳之通負，猶丕之通負矣。

能多材多藝，

案論衡無能字。

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。

案論衡『元孫』下有某字，史記作『乃王發不如且多材多藝。』上文兩避諱某字，史記皆作發，以此例之，則『元孫』下蓋本有某字矣。

我之弗辟，我無以告我先王。

案史記、金樓子說蕃篇無上並無我字，是也。此涉上下文我字而衍。

天大雷電以風。

案金樓子以作且，以猶且也。

大木斯拔。

案越絕吳內傳斯作盡，斯猶盡也。（禮記檀弓：『我喪也斯沾。』鄭玄注：『斯，盡也。』）金樓子斯作皆，皆亦盡也。

以彰周公之德。

案金樓子作『彰公之德。』周字似不當有，上文『昔公勤勞王家。』亦無周字。史記則上文、此文皆有周字，蓋增周字以說之。

大誥

若涉淵水，

案『淵水』猶『深水』，小爾雅廣詁：『淵，深也。』

若考作室，

案書鈔十八引若作厥，義同。

乃有友伐厥子，

案友當作交，漢書翟方進傳作效，交、效古通。交，隸書作友，與友形近，往往相亂。韓詩外傳一：『比周而友。』（莊子讓王篇同。）新序節士篇友作交，史記范雎列傳：『願與君爲布衣之友。』藝文類聚三三引友作交，並其比。

酒誥

越小大邦用喪，

案治要引越作曰，古通。

人無於水監。當於民監。

案治要引監作鑒，下同。蓋古本如此。梓材：『王啓監，』阮元云：『古本監作鑒，下皆同。』與此同例。

梓材

釋文：『梓，本亦作杼。』蓋敦煌本正作杼。

召誥

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，亦敢殄滅。

案亦猶而也，『亦敢殄滅』者，『而敢殄滅』也。管子法禁篇引書泰誓云：『紂有臣億萬人，亦有億萬之心；武王有臣三千，而一心。』（偽古文泰誓有刪改。）亦、而互文，亦猶而也。日本古鈔卷子本淮南子兵略篇：『故紂之卒百萬，而有百萬之心；武王之卒三千人，皆專而爲一。』（今本有脫文，詳拙著淮南子斟證。）即本泰誓，亦正作而。史記滑稽列傳：『對曰：「臣飲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」威王曰：「先生飲一斗而醉，惡能飲一石哉？」』上言『一斗亦醉』，下言『一斗而醉』，明亦與而同義。王引之經傳釋詞無亦、而同義之說；而述聞釋此文云：『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，先教化而後刑罰也。』所謂『而殄戮之者』，豈非釋正文之亦爲而邪？蓋王氏得其義而不自覺也。

洛誥

我卜河朔黎水。

案敦煌本黎水下有上字，據偽孔傳：『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，不吉。』孔疏：『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，不得吉兆。』正文蓋本有上字。

我又卜灋水東，

案敦煌本又作亦，疏：『我亦使人卜灋水東。』似所據本又亦作亦。又與亦古通，莊子讓王篇：『兩臂重於天下也；身亦重於兩臂。』呂氏春秋審爲篇亦作又，史記田橫列傳：『使使召之，至，則聞田橫死，亦皆自殺。』御覽四三八引亦作又，並其比。

拜手稽首誨言。

案敦煌本拜上有王字。偽孔傳：『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，求教誨之言。』疑所據本原有王字。

孺子其朋，其往。

阮元云：『「其往，」古本其上有慎字。』案敦煌本：『其往』上正有慎字。偽

孔傳：『少子慎朋黨，戒其自今已往。』似所據本原有慎字。

厥攸灼，

案敦煌本作『厥迺焯，』同。立政：『灼見三有俊心。』說文引灼作焯，『我其克灼知厥若，』敦煌今字本灼作焯，並同此例。

仵嚮卽有僚，

案敦煌本仵作平，上文『仵來以圖，』校勘記引羣經音辨作平，與此同例。

汝永有辭。

案辭借爲嗣，堯典：『舜讓于德，弗嗣。』今文嗣作怡；（詳前。）史記周本紀：『怡悅婦人。』集解引徐廣曰：『怡，一作辭。』嗣、辭並可通怡，則辭亦可通嗣矣。

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，命公後。

案敦煌本命上有而字。

多士

弗弔，旻天大降喪于殷。

案君奭：『弗弔，天降喪于殷。』與此句法同。

將天明威，

案敦煌本威作畏，畏亦借爲威。惟作畏與下文『惟天明畏』一律。

大淫泆，有辭。

釋文：『泆，又作佾。』案敦煌本泆正作佾，下文『誕淫厥泆，』泆亦作佾。

告爾多士，

案敦煌本爾下有殷字，據上文『爾殷多士，』下文『告爾殷多士，』則有殷字是。移爾遐逝。

案敦煌本逝作湯，多方：『離逝爾士。』敦煌今字本亦作湯。湯，古文逝。

爾乃尙有爾士，爾乃尙寧幹止。

案敦煌本下乃字上無爾字。僞孔傳：『汝多爲順事，乃庶幾還有汝本土，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。』孔疏：『汝若多爲順事，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，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。』似正文本作『乃尙寧幹止。』今本乃上有爾字，疑涉上文而衍。

時予乃或言，爾攸居。

偽孔傳：『我乃有教誨之言，則汝所當居行。』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云：『唐石經「或言」二字，初刻是三字，隱然可辨。「或言」之間多一字，諦視則是誨字，與傳「教誨之言」合。』案段氏據傳以證諦視正文之誨字，是也。孔疏亦云：『我乃有教誨之言。』誨，古文作𠄎，敦煌本『或言』之間正有𠄎字，（偽古文說命上：『朝夕納誨，』敦煌本誨亦作𠄎。）可證成段說。

無逸

案敦煌本作亡逸，論衡儒增篇引作毋佚，並同。

肆高宗之享國，五十有九年。

釋義云：『史記作「五十五年。」』案史記『五年，』疑本作『九年，』涉上五字而誤；或九誤爲×，復易爲五耳。×，古文五字。（此文『五十，』敦煌本作『又十，』又乃×之誤。）

不敢侮鰥寡。

案敦煌本無敢字，治要引同。史記魯世家亦無敢字。

自朝至于日中昃，不遑暇食。

釋文：『昃，本亦作仄。』案敦煌本正作仄。治要引作昃，御覽七七引尸子、史記並同。昃，或仄字。仄，借字。又案『不遑暇食，』（敦煌本遑作皇，同。）疑本作『不遑食。』遑猶暇也。偽孔傳：『從朝至日昃，不暇食。』正以暇詁遑。御覽引尸子作『不暇飲食；』史記作『不暇食。』史記用書，多易字以說之。今本此文遑下有暇字，疑後人據史記旁注暇字而竄入者。

以庶邦惟正之供。

述聞依後漢書鄧傳注所引，改供爲共。案敦煌本供正作共，下同。供、共古通，淮南子道應篇：『臣有所與供僭繆采薪者九方壘，』列子說符篇供作共（釋文：『共，一本作供。』）卽其比。

則皇自敬德。

釋義云：『皇，遽也。』案敦煌本自下有疾字，則皇借爲兄，孔疏引王肅本皇作況（云：況，滋。益用敬德也。）兄、況古、今字。『則皇自疾敬德』者，『則

益自急敬德』也。

殺無辜。

案敦煌本殺下有戮字。

君奭

天難諶，

案敦煌本諶作忱，與上文『若天棐忱』一律。諶、忱古通，偽古文咸有一德：

『天難諶，』治要引諶亦作忱。

天壽平格，

釋義云：『覈詁疑壽當讀爲疇，平當爲丕。』案平疑本作來，來，隸書作来，平

蓋来之壞字。多方：『惟帝降格于夏，』『來格』猶『降格』也。

其集大命于厥躬。

案敦煌本躬作身。

嗚呼！篤棐時二人，

阮元云：『古本首有「公曰」二字。』案敦煌本首正有『公曰』二字。上下文『嗚

呼』上皆有『公曰』二字，此亦當有。孔疏：『周公言而嘆曰：嗚呼！我厚輔是

二人之道而行之，』是所據本亦有『公曰』二字。

多方

叨憤日欽，

釋義云：『憤，說文作𢇛，云：「忿戾也。」孫疏說。』案書鈔三十引憤作𢇛，

𢇛亦借爲𢇛。憤，俗字。

嗚呼！王若曰：誥告爾多方，

案告字疑涉誥字右旁而衍。偽孔傳：『歎而順其事，以告汝衆方』蓋誥誥爲告；

孔疏：『以言告人謂之誥，我告汝衆方諸侯，』足證正文本作『誥爾多方』矣。

我不惟多誥。

案敦煌今字本誥下旁補女字。偽孔傳：『我不惟多誥汝而已，』孔疏：『不惟多

爲言誥汝而已，』似正文本作『我不惟多誥女。』

立政

曰王左右常伯，

案敦煌今字本塗去王字。

顓俊尊上帝，

案敦煌今字本顓作喩，顓、喩正、假字。說文：『顓，呼也』。

茲乃三宅無義民。

阮元云：『古本義作誼，下「義德」同。』案敦煌今字本義正作誼，下『義德』同。

惟羞刑暴德之人，同于厥邦。

王引之云：『爾雅：「刑，法也。」法謂之刑；法之亦謂之刑。』案羞借爲修，修，習也。禮記學記：『藏焉，脩焉，』鄭玄注：『脩，習也』脩與修同。『羞刑暴德之人，』猶云『習法暴德之人，』與下文『庶習逸德之人』對言，庶借爲度，度亦法也。說詳後。

乃惟庶習逸德之人，同于厥政。

案乃猶又也，史記匈奴列傳：『東胡以爲冒頓畏之，乃使使謂冒頓，欲得單于一闕氏。』通鑑漢紀三乃作又，卽其證。庶借爲度，左昭四年傳：『度不可改。』杜預注：『度，法也。』法謂之度；法之亦謂之度。『庶習逸德之人，』猶云『法習逸德之人。』又案敦煌今字本逸作脩，脩乃侑之誤。侑之通逸，猶侑之通洙矣。（詳前多士篇。）

惟有司之牧夫，是訓用違。

案之猶與也，釋詞有說。『用違，』猶言『用與不用。』此謂用與不用，惟有司與牧夫是順也。

其勿誤于庶獄。

案敦煌今字本于作乎。

顧命

嗣守文武大訓，

案書鈔十七引大作丕，義同。僞古文君陳：『爾惟弘周公丕訓。』傳詁『丕訓』爲『大訓。』

無壞我高祖寡命。

案書鈔一一四引寡作之。

費誓

善敕乃甲冑，

案說文引敕字同，云：『擇也。』史記魯世家敕作陳，竊疑司馬遷所據此文本作敕，故以陳說之。敕，古陳字。（敕蓋陳之省。）微子：『我祖底遂陳于上。』

敦煌本陳作敕，卽其證。

杜乃撻，

釋文：『杜，本又作敷。』阮元云：『說文：「敷，閉也。讀若杜。」』案書鈔十八引杜正作敷。

皓之傷，

案之猶若也。

魯人三郊三遂，

案敦煌本遂作逋，下同。逋乃逋之誤，逋，古文遂。

呂刑

釋義云：『呂，孝經、禮記及史記等俱作甫。（本孫疏。）』案論衡變動篇呂亦作甫。

奪、攘、矯、虔。

案說文引奪作𠬞，云：『彊取也。』𠬞、奪古、今字。淮南子本經篇高誘注：『奪，取收也。』孟子滕文公篇趙岐注：『攘，取也。』矯借爲矯，淮南子要略篇許慎注：『矯，取也。』漢書武帝紀韋昭注：『強取曰虔。』玉篇：『虔，強取也。』『奪、攘、矯、虔。』四字疊義。（古書四字疊義之例甚多，詳拙著辭讎學九一頁。）

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。

案說文：『家，居也。』（段注本改居爲𡩂，𡩂、居古、今字。）『私家』猶『私居』耳。

文侯之命

用賚爾秬鬯一卣，

案書鈔三十兩引此文，一引賚作錫；一二五亦兩引此文，一引作錫，一引作賜，賚、錫、賜，並同義。作賚是故書。

盧弓一，盧矢百。

阮元云：『古本盧並作旅。』案書鈔一二五兩引此文，並作『盧弓矢千。』與左傳二十八年傳及史記晉世家所記周襄王賜晉文公者合。彼文盧並作旅。（史記正義：旅，音盧。）

秦誓

案敦煌本誓作斲，下同。斲當作斲，傳寫小變耳。斲，籀文折。誓、折正、假字。（參看述聞三『誓字古文』條。）

民訖自若是多盤。

案敦煌本盤作般，古通。爾雅釋詁：『般，樂也。』

若弗云來。

阮元云：『古本云作員，下「雖則云然」同。』案敦煌本云正作員，下同。

則罔所愆。

阮元云：『漢書李尋傳注師古引此經愆爲譽。』案敦煌本愆正作譽，下同。譽，籀文愆。書鈔一百引作懋，俗。僞古文罔命：『繩愆糾謬，』治要引愆作譽，書鈔一百引作懋，（罔命：『思免厥愆。』書鈔三十引亦作懋。）亦同此例。僞古文大禹謨：『帝德罔愆，』治要引愆亦作譽。

不啻如自其口出。

案敦煌本如作而，義同。

人之彥聖，而違之，俾不達。

僞孔傳：『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，而違背壅塞之，使不達於在上。』案而猶則也。

敦煌本違下有背字，『而違背之，』不似春秋時語，疑涉傳文而衍。

附錄一

尙書逸文

禹貢 虞夏書 夏書

荊州：奉菁茅貢于天子。（書鈔三一。疑是『包匭菁茅』句之古注。）

無逸 周書

大社惟松，東社惟柏，南社惟梓，西社惟栗，北社惟槐。天子之社濶五丈，諸侯社半之。（書鈔八七。）

屈萬里曰：『按書鈔此文，蓋據白虎通社稷篇。白虎通引此文作「尙書曰」云云。疑編書鈔時，題曰「尙書逸篇」（陳立白虎通疏證卽作「尙書逸篇曰」云云。）；後人傳鈔、傳刻，遂於「逸」字上誤加「無」字，而又刪去「篇」字耳。此數語與無逸之文不類，似既非本篇逸文，亦無處著此注語。惟究係尙書逸篇之文，抑出於書緯，乃至爲召誥「乃社于新邑」句下漢人之註語？今則莫能詳矣』。

陳槃曰：『案白虎通疏證曰：「北史劉芳傳亦引尙書逸篇大社唯松。又郊特牲疏、初學記引其大社唯松五句，稱尙書無逸篇。無字當衍文也」。孔廣陶北堂書鈔校注曰：「類聚、御覽皆引作尙書逸篇」。今考涵芬樓景元大德刊宋本白虎通作「尙書亡篇」，「亡」「逸」義同；又「亡」「毋」「無」古今字，尙書無逸，周本紀作無佚、魯世家作毋逸、漢書梅福傳作亡逸、漢石經作毋劓。然則曰「尙書亡篇」、「尙書逸篇」，自易曼衍作「尙書亡逸篇」。不知者以「亡逸」爲篇名，則成「尙書無逸篇」矣，若書鈔之等是矣。然湖北崇文書局翻元大德刊本（卽百子全書本）及翼鵬先生引明刊白虎通並作「尙書曰」，無「逸篇」「亡篇」字，卽謂此爲原本面目，蓋亦可能。同書禮樂篇引「禮記曰：黃帝樂曰咸池……」；考黜篇亦引「禮記」九錫之文，皆書緯，非大小戴記之謂也。以此推之，則此白虎通之所謂「尙書曰」，蓋亦是尙書緯之類，不必定爲尙書之「逸篇」，似亦無不可也。』又曰：『別有所謂尙書金縢者，搜神記六引其文曰：「山徙者，人君不用道士，賢者不興，或祿去公室，賞罰不由君，私門成羣。不救，當爲易世變號」。案此亦尙書緯文，而冒襲金縢之目。豈白虎通所引書緯，本亦襲用無逸之目題作尙書無逸篇（或亡逸篇），後人疑之，輒以肱芟削，故或作「尙書亡篇」，或作「尙書逸篇」，或則「亡」「逸」二字並亦芟去；獨書鈔、郊特牲正義、初

學記引作「尙書無逸篇」者爲得其實耶？莫能明也。』。

多方 周書

害虐烝民。（書鈔四一。僞古文武成有此句。）

逸書

懷遠以德。（書鈔十。）

內脩諸己，思先王之道。（書鈔十七。）

順命尊文。（書鈔十七。）

狄舜正。（書鈔二一。）

賞不加功。（書鈔三十。）

日月不可離，故曰歲得閏餘爲雌。注曰：閏，共也。四歲合一月謂冬至。（書鈔一五三。疑是尙書緯之文）

附錄二

僞古文尙書斟證

大禹謨

稽于衆，

郭忠恕汗簡云：『古文尙書稽作𠂔。』案書鈔一百引此稽正作𠂔。𠂔乃𠂔之變，說文：『𠂔，卜以問疑也。讀與稽同。書云：𠂔疑。』（前賢多疑『書云：𠂔疑』四字爲徐鉉所增。）今周書洪範𠂔作稽，與此可互證。

儆戒無虞。

阮元云：『儆，古文作敬。』案治要引儆正作敬。

侮慢自賢，

案治要引慢作嫚，古通。荀子君子篇：『慢賢者亡。』治要引慢作嫚，史記留侯世家：『皆以爲上慢侮人。』漢書慢作嫚，並其比。

三旬，苗民逆命。

案治要引苗上有有字，與上下文一律。

五子之歌

猷于洛之汭。

案治要引猷作俟，義同。

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。

案治要引懷作廩，注：『廩，危兒也。』（今本偽孔傳廩作懷。）廩借爲凜。說文『凜，寒也。』引申有危義。懷，俗字。偽古文泰誓中：『百姓懷懷。』治要引作『廩廩，』與此同例。說苑政理篇：『懷懷焉如以朽索御奔馬。』家語致思篇：『懷懷焉若持腐索之扞馬。』劉子慎隲篇：『懷懷焉若朽索之馭六馬也。』此文『懷乎，』疑本作『懷懷乎。』乎、焉同義。偽孔傳：『懷，危貌。』疑本作『懷懷，危貌。』孔疏：『懷懷，心懼之意。故爲危貌。』可證也。

甘酒嗜音，峻宇彫牆。

阮元云：『孫志祖云：「玉篇口部引作：酣酒嗜音。」宋臨安石經彫作雕。』案書鈔二一引甘亦作酣；敦煌本帝王略論彫亦作雕。

乃底滅亡。

案書鈔四二引作『國乃滅亡。』

荒墜厥緒，

案治要引墜作墮，義同。

雖悔可追！

案可猶何也。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第七：『夫作密近，不爲大利變。』治要引何作可，文子九守篇：『禍福之間，可足見也！』景宋本可作何。並可、何古通之證。（說互詳斟讎學四五頁。）

胤征

先王克謹天戒，

案書鈔九引謹作勤，勤亦借爲謹。

適人以木鐸徇于路，

案書鈔十引徇作循，古通。偽古文泰誓中：『王乃徇師而誓曰，』傳：『徇，循也。』卽其證。徇乃徇之隸變，說文：『徇，行示也。』

仲虺之誥

佑賢輔德，顯忠遂良。

案治要引佑作右，遂作進。佑、右古通，敦煌本佑多作右。遂、進同義，僞孔傳：『良則進之。』正以進詁遂。

德日新，萬邦惟懷；志自滿，九族乃離。

案書鈔八引德上有惟字，疑涉下句而衍。『萬邦惟懷；』『九族乃離，』惟、乃互文，惟猶乃也。莊子至樂篇：『彼惟人言之惡聞，奚以夫譊譊爲乎！』惟亦與乃同義。

湯誥

克綏厥猷惟后。

案書鈔十引猷作繇，古通。

其爾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；予一人有罪，無以爾萬方。

案論衡感虛篇：『傳書言湯遭七年旱，以身禱於桑林，自責以六過，天乃雨；或云五年。禱辭曰：余一人有罪，無及萬夫；萬夫有罪，在余一人。』唐趙甌長短經大私篇：『湯曰：朕身有罪，無及萬方；萬方有罪，朕身受之。』此文『無以爾萬方，』論衡、長短經以並作及，以與及同義。

伊訓

先王肇修人紀，

案治要引『先王』作『先后』，義同。

太甲中

王拜手稽首曰，

案治要引此無手字。僞古文說命中、說命下並云：『說拜稽首曰。』與此句例同。

太甲下

有言逆於汝心，必求諸道；有言遜于汝志，必求諸非道。

案書鈔一百引兩汝字並作爾。

說命上

若金，用汝作礪；若濟巨川，用汝作舟楫；若歲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啓乃心，沃朕心。若藥弗瞑眩，厥疾弗瘳；若跣弗視地，厥足用傷。

案潛夫論五德志篇：『若金，用汝作礪；若濟巨川，用汝作舟楫；若時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啓乃心，沃朕心。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；若跣不視地，厥足用傷。』
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。

案治要引疇作誰，義同。作疇是故書。

說命中

不惟逸豫惟以亂民。

案書鈔九引以作其，義同。

惟干戈省厥躬。

釋文：『省，一本作眚。』案敦煌本省正作眚。省、眚古通，釋名釋天：『眚，省也。』

說命下

一夫不獲，則曰時予之辜。

釋文：『古本辜作罪。』案書鈔四九引作『一夫不得所，爲己罪。』僞孔傳：『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，則以爲己罪。』似所據本獲下原有所字。

專美有商。

案敦煌本美作媿，媿、美古、今字。

敢對揚天子之休命。

阮元云：『唐石經無之字。』案敦煌本之字補在子字下旁，疑原本亦無之字。

泰誓上

阮元云：『泰誓當作太誓。』案書鈔一一六兩引，一引泰作太。史記周本紀亦作太。

大會于孟津。

案治要引孟作盟，古通。史記殷本紀、周本紀並作盟津。

明聽誓。

案書鈔一一六引作『咸聽誓言。』據僞孔傳：『無不皆明聽誓。』似所據本明上原有咸字。

剝剔孕婦。

案治要引剔作勢。勢，蓋古文剔。剔、勢同字，猶遶、逖同字也。

泰誓中

王乃徇師而誓曰，

案書鈔十八引徇作巡，誓下有衆字。徇、巡古通，廣雅釋言：『徇，巡也。』

百姓懍懍，

案書鈔四一引懍作凜；治要引作廩。本字作凜。凜，隸省；廩，借字；懍，俗字。（參看五子之歌。）

乃一德一心，立定厥功。

案書鈔十八引作『一迺心，立定厥功。』迺與乃同，傳：『汝同心立功，』亦不言德。大禹謨：『爾尙一乃心力，其克有勳。』與此句法相似。

泰誓下

斲朝涉之脛，剖賢人之心。

案呂氏春秋過理篇：『斲涉者脛而視其髓，……殺比干而視其心。』淮南子俶真篇：『剖賢人之心，析才士之脛。』

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。

案以，疑本作台，台誤爲目，復易爲以耳。史記周本紀說太誓作『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。』台、怡古、今字。

奉予一人，恭行天罰。

案史記說太誓：『故今予發，維共行天罰。』又見下文說牧誓。（周書牧誓共作恭。）共、恭古通。

武成

乃偃武修文，歸馬于華山之陽，放牛于桃林之野。示天下弗用。

案書鈔十五引馬下、牛下並無于字。韓詩外傳三：『馬放華山之陽，示不復乘；牛放桃林之野，示不復服也。』史記樂書：『馬散華山之陽，而弗復乘；牛散桃林之野，而不復服。』留侯世家：『今陛下能偃武行文，不復用兵乎？……休馬華山之陽，示以無所爲。……放牛桃林之陰，以示不復輸積。』（又見新序善謀篇、漢書張良傳。）說苑指武篇：『縱馬華山，放牛桃林。示不復用。』

血流漂杵。

案論衡藝增篇、恢國篇漂並作浮。說文：『漂，浮也。』

一戎衣天下大定。

案治要引一作壹，書鈔十三引衣下有而字，並與中庸合。

釋箕子囚，封比干墓，式商容間，散鹿臺之財，發鉅橋之粟。

阮元云：『唐石經干下旁增之字，容下同。』案荀子大略篇：『表商容之間，釋箕子之囚，哭比干之墓。』韓詩外傳三：『封比干之墓，釋箕子之囚，表商容之間。』淮南子主術篇：『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錢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間，……解箕子之囚。』道應篇：『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間，柴箕子之門，……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錢。』泰族篇：『表商容之間，封比干之墓，解箕子之囚。』史記殷本紀：『釋箕子之囚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間。』齊世家：『散鹿臺之錢，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。封比干墓，釋箕子囚。』留侯世家：『表商容之間，釋箕子之拘（集解：『徐廣曰：拘，一作囚。』）封比干之墓，……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。』（又見新序善謀篇、漢書張良傳。）說苑指武篇：『於是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財。』

旅獒

太保乃作旅獒，

案治要引太作大。

無有遠邇，

案書鈔三一、治要引邇並作近，義同。

分寶玉于伯叔之國，

案治要引寶作珩，下同。珩，古文寶。

犬馬非其土性不畜。

案治要引性作生，生、性古通。據偽孔傳：『非此土所生不畜。』所據本蓋原作生。

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

案論語子罕篇：『譬如爲山，未成一簣。』

蔡仲之命

乃命諸王邦之蔡。

案書鈔四六引之下有於字。左僖二十七年傳作『見諸王而命之以蔡。』以猶於也。

惟厥終，

案治要引厥作其，同。

周官

各率其屬，

案治要引率作帥，古通。書鈔五三兩引此文，一引亦作帥。

欽乃攸司，

案書鈔十八引攸作適，敦煌本攸字多如此作。

畢命

政由俗革，

案書鈔二七引由作繇，蓋古本如此。

君牙

紀于太常。

案治要引太作大，逸周書嘗麥篇。

今命爾予翼，

案治要引翼作翊，翼、翊正、假字。

今予命汝作大正，

阮元云：『古本正上有僕字。』案治要引正上亦有僕字。

懋乃后德，

傳：『勉汝君爲德。』案書鈔一百引作『懋乃厚惠。』后爲君后字，則不當作厚。

蓋由后誤爲後，復易爲厚耳。（釋名釋言語：厚，後也。）惠，古德字。

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脫稿

於新嘉坡大學中文系研究室。